

## “三夏”时节

□邹凤岭

布谷麦收,麦黄籽枯。“三夏”(夏收、夏种、夏管)时节,杜鹃鸟啼鸣,不分昼夜。“布谷布谷,快快割麦。”杜鹃鸟的啼声,催促人们收麦时节已到来。

那年,我第一次赶着星辰下地,跟着父亲抢收成熟麦子的场景,仍记忆犹新。

麦子是越冬作物。早在上年秋收过后,父亲深翻了土地,种下一粒粒小麦种子,怀揣来年丰收的憧憬,每一天都来到天地间,看针尖般大小的麦苗,钻出黑色的泥土,嫩绿的麦苗,奋力向上,茁壮生长,与风雪相拥,挺立寒风历练,迎来春日阳光。从拔节、孕穗、灌浆,再到遍地金黄。

杜鹃又叫布谷鸟,夏时来到了田园。布谷鸟啼鸣,农活吃紧。拉石碾、做麦场、收菜籽、割麦子、浸稻种、做秧池、落谷、上肥,水土管理,样样得抓紧,赶着不误农时。收割麦子,镰刀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工具。父亲让我去镇上农具门市,买回来几张镰刀,刀刀锋利无比。

农谚说,蚕老麦黄一伏时。抢天时,夺丰收,只争朝夕,披星戴月收麦子。要用最短的时间,将大片成熟的麦子收割起来,颗粒归仓。学校放暑假,我加入收麦的行列。半夜布谷鸟啼鸣,父亲将我从梦中唤醒。揉着朦胧的双眼,从那泥土的墙缝处取下磨得发亮的镰刀,直奔远离村庄的麦地。月色下,全村抢收麦子的人,早已下到天地间。学着父亲的样子,蹲下马步,我使劲挥舞镰刀,收割一棵棵沉甸甸的麦子。刚开始的劳作,有股使不完的劲。可没多久时间,力量消耗用尽。第一次下地割麦子,我就落在父亲后面老远。

收割麦子是个累活,也是个脏活。我使出浑身解数,一次次弯腰,一次次用力割下一株株麦子。每当拉动一下镰刀时,就会从秸秆上散发一些灰尘。一会儿,我的额头流下了汗水,灰尘爬上了脸庞,吸入口鼻。汗水流失,渴得嗓子“直冒青烟”。明亮的眼睛,看着月色映在银镰上,苦中有乐,风吹麦香洒满整个田间。

麦收时节,太阳很早就从东方升起,很晚都不肯下山。炽热的阳光,晒得我满脸通红。艰辛的劳作,让父亲瘦了许多。一会儿,我的手上磨起了血泡,疼得往心里钻。我想换个工种,改为挑麦把。可这麦担子很重,田间小道的崎岖,没有走多远,就摔了好几次。那些天,不停地抢收麦子,让我感到特别累,但累也要坚持着。又一次听布谷鸟的叫声,那声音像是在说:“麦收麦收,坚持坚持”,“麦收麦收,只争朝夕”。坚持就是胜利!经过数日的劳作,我家的夏收终于完美收官。

麦收过后是雨季。那一年,雨季来得比往年早,雨水特别多。下雨了,我站在窗前,看雨水润泽刚插下的秧苗,很惬意。天地间,还有些人家未收割完的麦子,要不了多长时间,泡在水里的麦粒就会发芽,麦穗上会长出“胡须”。一个冬春的劳作,会因一时疏忽前功尽弃。直到此时,我才领悟父亲那句“麦收大忙,只争朝夕”的深意。每一个劳动成果,都是我奋斗得来的。

如今,麦收实现了机械化,强体力劳作很少。可这一路走来,疲乏仍会时常来袭。“力争上游,只争朝夕,莫因一时闲散而误了前程。”杜鹃声声,又到“三夏”时节,抢收麦子,不分昼夜,凝望星空,父亲的教诲久久地回荡在耳边。

作者单位:盐都区审计局



资料图

## 二叔

□虹雷

二叔离开我们已有二十多年了,临终时还想到老家盐城来看看,却因多种原因,未能如愿。

二叔是上海人,但他总说自己是盐城人。每当听到我的两个堂弟说阿拉是上海人,二叔就不高兴。“什么上海不上海的?真正的上海人有几个?还不都是出来打零工在这儿落脚的!”

的确,二叔也是打工过去的。

二叔是1946年跟人一起到上海抬杠棒的。所谓抬杠棒,就是用一根结实的大棍子给海轮上下货。在家挣不到钱,只能糊口,听人说到上海码头上抬杠棒能挣钱,二叔就和几个发小一道去了。那时从盐城到上海要坐两天两夜的轮船,第三天早上才能到上海。从家里出发时,二叔他们一人带了一根槐树棍子和一筐麻绳,因为二叔听人说,你到上海,只要有这两样东西往码头上一坐,就有人喊你去做工,不是下货就是上货。二叔他们是在上海十六铺下的船。下了船无处可去的他们就只好坐在码头上,等雇主前来找他们去做工。二叔他们心里清楚,如果没人喊他们去做工,用不了三天,吃饭的钱都没着落。好在还没把屁股坐热,一个穿着杭罗小褂叼着卷烟的“买办”走了过来。抬杠棒的是吗?二叔他们连忙点头说是。那人说,跟我来吧。于是二叔他们跟着那人上了一艘从来没见过的大船,开始了他们的打工生涯,直至1956年上下货用上了吊车,二叔他们才扔掉连续抬了十年抬杠棒,当上了一名吹钢哨挥小旗指挥吊车的码头工人。后来每当二叔谈到这些,都是感慨万千。他说,那些日子,难熬啊,幸亏来了共产党。

二叔说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进港的那些货轮都是外国的,各种各样的货物都有,像轧花机呀,洋火洋油洋布呀,水泥、马赛克呀,还有修路的柏油呀,都是中国没有的东西。他们装走的是中国的土产,像煤炭呀,茶叶呀,矿石呀,棉花呀,大米呀,木材呀等等。二叔他们上班是没时间限制的,只要通知下货或上货,都要连续劳作,直至上完或下完。有时能连续两天两夜不下工,实在困了,坐在地上打个盹就算了。如果中途有人偷懒,只要被监工看到了,不是挨鞭子就是罚工钱。二叔说,那些轮船都是大轮船,桥板又高又长,走上去晃悠悠的。开始时,每走一步都是提心吊胆的。因为胆小害怕,从上面跌下来致伤致残的人也不少。二叔胆大,两个人一前一后抬二百斤货物,走上去稳稳的。二叔说,只要你心里不慌就没事。

二叔住在闸北自己搭的工棚里,1949年5月下旬的一天早上,二叔和往常一样扛着杠棒去十六铺码头,当他走到大街上的时候,发现街的两边睡满了穿黄军装的军队。当时二叔和工友们都惊讶,这些人不睡到屋里全睡在马路,这是什么军队呀?后来才听说这是共产党的队伍,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。从这时起,二叔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,什么是解放军。1953年,上海进行人口登记,当时的政策是,不管你是什么地方人,只要愿意留在上海的,即登记为上海户口,安排工作。二叔在上海抬杠棒抬惯了,当然愿意留在上海了。

按理,二叔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,应该也会讲上海话的,可二叔不讲。他说,我会讲,就是不讲。上海有三分之一是我们苏北人,讲盐城话大家都懂,我学上海话做什么?二叔说,上海人都说上海是大上海,说上海大,就是人多,地方大。我才来的时候,工棚外就是水稻田,现在我这地方离外滩只有两公里,是市中心了。大上海本来不大,是我们苏北和宁波扛活人凑起来的大。

我觉得二叔说得对,世上本来没有城市,谋生者聚集多了,便有了市,达到一定规模后,便成了城市。不管哪座城市,都是这么走过来的。上海也不例外。城市和乡村,本来就是一家,不存在尊卑。二叔和许多老上海一样,从农村走进上海,他们的根,永远还在乡下。

作者简介:发表长篇小说6部、小说集3本及中短篇小说一百余篇

## 粥香弥漫

□杨应和

前不久,海鹏邀我光临他新开的一家粥铺。我如约而至,简短地寒暄了几句,便一同踏上粥铺的路。穿过一条条熟悉的街道,最终来到一个宁静的小巷。夜色中,小巷两旁绿树摇曳,微风拂过,带来丝丝凉意。昏黄的路灯下,一家挂着“家的味道”招牌的小店映入眼帘。

走进店内,我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。小店分为内外两间,外间摆放着几张小桌椅,供食客用餐;里间则是一口口大铁锅,正熬煮着各种美味的粥品。空气中弥漫着粥的香甜气息,令人垂涎欲滴。

海鹏告诉我,去年他所在的公司遭遇困境,最终破产。失业后,他四处奔波寻找工作,但屡屡碰壁。那段时间,他感到十分迷茫和无助。直到有一天,他回到家中,母亲为他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花生红枣黑米粥。他呼啦啦地一口气吃完,感觉真香,身体也仿佛悄悄地注入一股力量,元气满满。那一刻,他仿佛找到了方向。母亲的这碗粥,不仅给了他身体上的温暖,更给了他创业灵感。

于是,海鹏决定开一家粥铺。然而,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。刚开始时,由于竞争激烈,他的粥铺生意并不景气。恰在此时,海鹏的母亲对他说,年轻人创业失败不可怕,经验也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产。母亲一席话让他不再畏惧。

由于绝大部分粥铺都是早市,而忽略了夜

晚同样对粥有需求的群体。于是海鹏开辟了深夜粥铺食堂。更关键的,他在粥的方面研发了很多品种。比如,对于医院里刚开过刀的病人需要营养且易消化的粥,他开发出鸡汤菌菇粥,骨头汤菜粥;对于熬夜人群,他开发出核桃银耳紫米粥、红枣枸杞黑米粥,山药桂圆糯米粥等养生粥;对于老年人,他开发出红薯牛奶燕麦粥、黑米红豆粥、南瓜玉米糝粥等等。

市场定位准确、品种有创意,加上他母亲的亲临指导,海鹏的粥铺一下子打开了销售渠道,而且和美团等多家平台有了合作。每当星辰闪烁,灯火阑珊,无论线上还是线下,顾客纷至沓来。一碗热气腾腾的粥,带着母亲的的味道,给行色匆匆的人们暖胃暖心。

这时,店内的伙计们开始忙碌起来,为客人打包食物、收拾桌椅。海鹏见状,麻利地挽起袖口,加入他们的行列中。他边干活边对我说:“生活有时需要我们去主动追求,去逼自己一把,才能激发出内在的潜力。”

看着海鹏忙碌的身影,我深深地被他的坚韧和乐观所打动。这碗带着“家的味道”的粥,不仅仅是美味的食物,更是海鹏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。我相信,在未来的日子里,海鹏的粥铺一定会越来越红火,而他的人生也会因此而更加精彩。

作者简介:2018年加入盐城市作协和东台杂文学会,2020年10月加入江苏省杂文学会